

# 数字图像介入国画教学中的实践反思

魏东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DOI:10.12238/er.v4i3.3709

**[摘要]** 网络数字时代,国画教学在科技与艺术的交锋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数字科技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绘画思想观念。利用数字图片图像,可以让我们从多维度观察回忆客观物象,并在写生和创作中提高效能,有益而无害,我们必须反思教学中所把握的审美观察的尺度是否正确。

**[关键词]** 数字图像; 拷贝实验; 国画写生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手机、平板、笔记本”已然成为学生们上课下课的标配。诚然,现代人已经离不开数字设备,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向着更高级的方向演化,以多元化的视角理性看待当下文化科技现象,未来才不致落伍。在国画拷贝图片方面,从九宫格放大到复印机放大;投影仪放大;液晶电视放大;喷绘机放大……美术课堂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传统国画教学也在科技与艺术的交锋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一为“快”,数字时代一切节奏变得超快,而中国画的传统技法相对在“慢”的节奏中逐步完成。二为“新”,网络数字传播速率将海量的信息与图像,还有音视频涌入我们的视野,在这个日新月异的读图、读屏时代,新的技法、构图、观念,每天都在更新,让人应接不暇。三为“融”,国画以其博大的胸怀,在笔墨宣纸之间吸纳来自“地球村”的一切养分,这种融合式的发展,丰富了传统国画的语汇内涵。

数字科技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绘画思想观念,但我们要充分的艺术自信,中国画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定能与数字艺术长久共存发展下去,所以,既要大力传承传统绘画艺术,不断追求中华民族千百年沉淀的特殊文化艺术韵味,也要接纳数字时代的科技产物。数字图像介入国画教学课堂的景象已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反思,作为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更应承担起引导和教育的重任,首先,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必先顺应时代要求,潜心学习最新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再者,引导学生合理运用数字资源,不应该做新事物的绊脚石。

在美院的国画写意人物教学中,数字图片的介入,使得教室里的书籍变少了;速写本变薄了,这是因为大家都抱着智能手机,把一切都简化了。今年刚开学,讲理论课时,我向学生们推荐了几本书籍,过了几天,我去上课时间问学习委员:“书都买了吗?”她肯定地回答:“买了,是电子书,这样全班每人拷贝一份,大家都有了。”我很惊讶,那些经典的画作,比如任伯年的人物画,就用小小的手机屏幕替代读画的过程,能有多少效果?诚然,只要看,效果总是有的,但总有一种远离读书的感觉,也许由于我年轻时读书的情结只在油印的纸张之间吧。

电子书的介入,让课堂里少了许多交流与讨论,到底学生看了多少,入脑入心又有多少,不好评判。于是就让学生写读画感受,比如,大家读了任伯年的写意人物画,写一篇读画感想,课后学生们都写了,并在当晚传到微信群里,我一查阅,居然有几篇是在网上拷贝的同一段文字,呜呼!

高科技让人们学会了更多的偷懒办法,证明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所替代,当人们静静地面对一幅画时,画不动而思绪在动,这才有了学习与交流的功能,而面对手机屏幕,安静

不了20秒,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刷屏或被各种信息和电话打断,变成一种碎片或间歇性的阅读,这对学习绘画只会收到求益反损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当下教学中对经典的国画作品和理论著述,应耐心讲解和疏导,比如,将印刷品悬挂教室,并分析局部的绘制技法,引导学生在手机上放大局部,观察画作细节,并提出相应问题,让学生发言探讨或在宣纸上摹画,即将“数码→图册→临摹→表述”各个环节运用好,从而达到沉浸式教育的积极效果。

在国画的写生课上,手机业已成为了学生的“救命草”,虽然老师不断告诫:“写生就是要观察模特,表现出内在结构在着衣状态下的本质,要画动态的真人,不要对着手机图片抄!”可是许多学生依然像染了瘾一样,偷偷对着手机屏幕画作业。

写生和数字图像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狭义上讲,现代写生的概念主要是从西方绘画技法中借鉴的写实训练手段,而中国画是在充分学习临摹传统作品后,观察客观的人、物、景象后,主观表现事物的一种绘画形式。中国画有自身传承有序的评价体系,中国画法所倡导的写生与古人提出的“师造化”相近,但又有区别,传统绘画提出的“师造化”是通过对客观景物的目识心记,达到心领神会,适度概括客观事物的,并心手相映,意笔

写出,从而达到生动的传神的艺术效果,比如,清代石涛所云:“搜尽奇峰打草稿也”。而近现代的国画教学体系中,所教授的写生技法,主要是对景;对人;对物的客观写实训练,这相较于“中得心源”关照自然的传统观念,显得更像是在山脚下徘徊,所以,如果一味推崇西方的写实精神,我们必将是自废武功了!作为高校教师,首先要反思自身问题,正确理解中国画的写生观念,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主动汇入中华一脉的传统文化洪流中去。

在国画写意人物写生课上,学生们盯着手机写生,总用训斥也不是办法,堵不如疏,笔者在教学中进行了一次“为什么不能用手机图片写生”的实验课。

第一步实验,让每位同学在手机图库中找一幅自己想画的人物组合图片,然后去复印店放大(有条件的可以去喷绘放大)。

第二步实验,要求将放大的图片,在四尺整张宣纸上1:1拷贝。同学们很兴奋,终于有机会可以公开画照片了。经过拷贝,我们将原图和拷贝稿同置在墙面和画板上,让学生进行自我研判。

第三步实验,每位同学在自己的实验作品前发表感想。通过这个实验,直观地让同学感受到,直接画照片或抄照片是行不通的,大家看到,拷贝出的线描稿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学生A:拷贝前还是很期待能画出一幅惊人的作品,可是现在发现我被照片绑住了似的,只是机械地拷贝描边,画完感觉很不对劲,看照片很自然,可是看拷贝稿很别扭,比如上半身与下半身比例不协调,脖子和肩膀对不上等等。

学生B:感觉画真人和画照片在画手

时,照片远近比例失调非常严重,而对真人画是不会出现的,看照片时人物的结构都对,可是拷贝下来之后,许多部分的人体结构对不上了,画面很怪。

学生C:拷贝的画透视变化过于强烈,表现在胳膊和手的粗细大小比例失调,一个腿过粗;一个腿过细,没有美感……

老师总结:写生与照片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眼是双目成焦的裸视观察方法,是运动加思维的智能活动,而相机是单一方向成像的2D画面,而人眼看到的是3D空间中的事物,是有温度;有生命;有情感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做了个试验,就彻底抹杀手机照片对绘画的功劳,实际上,自1839年发明相机以来,画家借用照片作画很常见,但这只是一种绘画的辅助手段。所以,今后大家在学习中,应多读美术史,多看历代经典画作,从中多悟画理画趣。

通过这次试验,让同学们感到,要树立正确的写生观。只有理解“师造化”,才能避免陈陈相因,走到“抄写实”的歪路上去。

野外山水画写生教学实践反思。学生由于画过西式的风景画,跑进山里,先拍照,再架起画板对景如实描绘,还时不时盯着手机屏看看画的对不对。如果山水画的观察方法彻底被手机和西式的风光写生的取景框所替代,那么我们作为国画教师,首先有极大的失责。王履在《华山图序》中讲:“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中国山水画是以“情观、心观、理观、静观、游观,”为主要写生观察手段,眼前景象不过是画面的素材,要在不同视角观察,再沉浸在山水气息间构图、落墨。

笔者在野外山水写生示范时,首先

带领学生游于山水之间,遇山讲石法;遇河讲水法;遇林讲树法;驻足远眺,讲云雾之法,尽可能使学生多理解山水画的理论,否则,学生极难从风景写生的状态转化到山水画的写生中来。

经过数年的教学实践确实体会到,必须紧跟科技的步伐,时新时学,既不能固化死守老的传统观念,也不能失察新技术的负面影响,数字时代已然来临,没有谁替代谁,只有更新自我,才有出路。数字图像在现实中随处可搜阅下载,也可以自己拍摄加工,将数字图像作为绘画的有力补充,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利用数字图片图像,可以让我们从多维度观察回忆客观物象,并在写生和创作中少犯错误,有益而无害,我们必须反思教学中所把握的审美观察的尺度是否正确。学生犯的错,往往是老师错在先,由此得出结论,数字图像介入国画教学并不是坏事,而是要把它的优势最大化,理性地回避它的不足,这好比双刃剑,用好了事倍功半。数字设备能帮助我们积累素材;抓拍细节;强化认知;唤起记忆等有效的功能,所以,数字设备给我们带来效率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抄袭照片,尤其是抄袭他人的照片是不能容忍的,这背离了艺术的本质,更背离的做人的道德底线,不能将照片写实画标榜成国画。

#### [参考文献]

[1]侯奔奔.高校国画教学多元化模式的构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31(7):194-195.

[2]常德强.对国画教学的思考[J].美术大观,2008,(12):142.

[3]帅伟钢.现代国画教学模式新探[J].教育与职业,2007,(02):107-108.